

史海钩沉话月港

文 / 江智猛

福建漳州月港位于九龙江入海处，明朝海禁政策施行以后，自然条件良好的月港成为私下海上贸易的繁盛港口。明朝中后期的漳州月港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、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和清朝的厦门港，并称福建历史上的“四大贸易商港”，是海上丝路历史的重要见证。

明朝初期，为了防止元末两大起义割据势力方国珍、张士诚旧部逃亡海上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，也为了防范日益突出的倭寇问题，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明太祖下令撤掉泉州、漳州等处的市舶司，厉行海禁政策，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。次年，再次颁布禁海令，重申沿海居民必须遵守法纪，不得私自出海。《赤嵌笔谈》载：“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，以居民叛服无常，遂出大兵，驱其大族，徙置漳泉间。”反复重申“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”。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明政府下令撤除澎湖巡检司，“尽徙屿民，废巡司而墟其地”。

随后，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福州、泉州等对外通商港门逐一被关闭，商船进出受到严厉查禁。当时有些民间海外商船，为了冲破官府的“海禁”限制，继续开展海外贸易，而多方求索。他们无意之中探得月港自然条件良好，可以作为商船停靠和装卸货物的港口，而且距九龙汀出海处只十几公里航程，没有驻扎巡查“海禁”的官兵，就选择该处为对外走私交易据点，使这一地区迅速成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。当时不仅民间存在着广泛的走私活动，就是政府官员、军人也参与其中。据《明太祖实录》记载，在明永乐年间（1403-1424年），“缘海军民人等，近年以来，往往私自下蕃，交通外国”。

嘉靖朝以后，由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，商业性农业和民营手工业的兴盛，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，商品种类与数量迅速增多，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得到飞速发展，出现了一批私人海上贸易集团，他们兼有武装，“亦商亦盗”。这些海商集团主要由漳州人组成，在没有国家政府作为后盾的情况下，依然执掌着东洋各国海上贸易的牛耳。这种局面的形成，充分说明了当时东南沿海人民经商

之众多，分布范围之广阔，经济实力和武装实力之雄厚。因而，他们便从四面八方会聚而来，以月港作为暗中对外通商的港口。据史料记载，正德年间(1506-1521年)的月港，居民数万家，沿街“贾肆星列”，港口“贾舶鳞次”“水犀火浣之珍，琥珀龙涎之异，香尘载道，玉屑盈衢”。群众生活富裕，“方珍之物，家贮户积”“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”，成为“藉舟楫之利，以腴丽甲天下”的南方“小苏杭”。

货贝聚集

明朝中后期，从华安、平和、漳平甚至汀西境内，无数的货物顺着九龙江支流聚集月港，等待出洋。带着浓郁异国情调的商品同样云集于此：有雕刻得十分精致的犀牛角，有磨洗得又白又亮的象牙，有洁白如雪的燕窝，就连寺庙里燃烧的烛香，也带着异国的檀香味。据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记载，当时抵达月港的海外国家物品，包括暹罗、柬埔寨的苏木、胡椒、象牙等，都是中国人十分喜爱的，吕宋则盛产银子。所以从月港出口的货物，若销往暹罗、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，就以当地的产物相抵；若销往吕宋，往往换回大量银元。据《东西洋考》“陆饷”统计，当时从月港进口的货物有116种，大多是海外的土特产，如番被、番藤席、黄腊、冰片、草席、番纸、番镜、火炬、粗丝布、西洋布，还有各种皮货，如沙鱼皮、獐皮、獭皮、马皮、蛇皮、猿皮，以及各种矿物，如金、锡、铅、铜、矾士等。此外，江西的瓷器，福建的糖品、果品，也深受海外民众喜爱。据明万历三十七年(1609年)我国民间海外贸易开往日本商船的《装载货物清单》来看，当时输往海外的商品除了丝织品、瓷器、糖、果品外，还有铁、纸、布、竹器、药材、茶、酒、漆器、金钱等。

商贸繁荣

当年的古月港码头星罗棋布。周边地区“地无一垄，房没一间”的农民纷纷到万商云集的月港找活儿干。码头周围分布着妈祖庙、水仙尊王庙、关帝庙，远航者的漂泊灵魂在晨钟暮鼓中寻找寄托。寺庙总是热闹的，所有商船抵达码头后所做的第一件事，或是离开码头，而即将远行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，一定是到寺庙进香。

万历年间是月港发展的黄金时代，盛况空前，“四方异客，皆集月港”。往返

商旅，相望于途。明朝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载：“泉漳商民，贩东西洋代农贾之利，比比皆然。”福建航运业出现了“富者出资，固得捆载而归，贫者为佣，亦博升米自给”，或“富者出资，贫者出力，懋迁居利”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。每年仲夏至中秋，风汛期间，由月港出发的商船，多达200艘，少亦六七十艘。明代官员周起元所著《东西洋考·序》载：“五方之贾，熙熙水国，剝舨艘，分市东西路。其捆载奇珍，故异物不足述，而所贸金钱，岁无虑数十万。”月港的繁荣，给明政府带来巨大的关税收入，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，税额不断上升。《福建省志·财税志》第一篇《财政收入·关税》载：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“开设舶税，仅数千金”，万历四年（1576年）“饷溢额至万金”，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“累增至二万有余”，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“饷骤溢至二万九千两”。从此以后，月港商税收入保持在三万两左右，月港因此有“天子南库”之称。

月港，成为当时海上外贸进出口货物的主要集散地。首先是码头比比皆是，“据遗址考察，明清时期月港溪尾不足1公里的海岸就设7个码头，即饷馆码头、路头尾码头、箍行码头（又名中股码头）、容川码头、店仔码头、阿哥伯码头、溪尾码头”（《漳州市志》卷五《港口码头·月港码头》）。其次是港市的繁荣。根据黄仲义先生《月港商市遗址》记述，如今有据可查的就有7个港市：县口市、港口市、旧桥市、新桥头市、芦沈港市、下尾街市、南门外市。街市大都临着港口，小船可以一直开到店门口，这些港市是主要的商品交易地点。月港附近的居民几乎家家有店面，家家做生意，有豆饼行、米行、糖冬瓜行、冰糖行、药材行、铸鼎行等等。到了明代后期，粮食和银元逐渐成为月港的主要进口货物。月港的街道、码头、店铺、寺庙等聚集着操各地口音的八方来客，其中不乏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。早在明正德十二年（1517年），葡萄牙商船东来互市，在广东受到阻挠，就北上停靠月港。这以后，不断地有外围商船来到月港。

治安管理

昔日富足的月港在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社会问题。比如：倭寇、税吏、朝廷派来的宦官或鱼肉百姓，或打家劫舍，无法抑制占有月港遍地财富的欲望。为了利润，商人们锱铢必较，上演着一幕幕尔虞我诈的“商战片”。在月港，数

千年形成的封建社会尊卑贵贱观念受到了挑战。当官不再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指标，经济上的富足同样能使人们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与尊重。财主们驾车乘马，自在张扬地穿过大街小巷，收获羡慕的目光。长期在封建等级压抑下的人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释放，这里的官员显得比内地官员多了些开放和平等的胸怀，甚至小孩子见了仕官也敢肆无忌惮地直呼其名。民间赌博、斗鸡养狗之风盛行，月港人耽于享受的现象突出。当时，价值百金的鸽鸟，人们竞相购买；每对价值数十金的白兔，人们不吝钱财，对它们娇生惯养，让它们睡的是棉被，吃的是生菜。那时的月港美女云集，歌舞升平。白天，人们乘坐着香车宝马招摇过市，女孩们涂脂抹粉，甚至连街上的空气都带着脂粉香。夜色降临，码头上停泊的大小船只齐齐亮起了灯笼，江面上灯火闪烁，甚至掩盖了夜空中繁星的光亮。人们在游船、酒肆歌楼中，浅唱低吟，推杯换盏，“夜夜有酒夜夜醉”，嬉游歌舞直至天色发白。

为了加强月港的社会治安管理，嘉靖九年(1530年)，政府在海沧设立安边馆，嘉靖三十年(1551年)在月港设立靖海馆。嘉靖四十二年(1563年)，福建巡抚谭纶把靖海馆改为海防馆，设海防同知驻扎。嘉靖四十四年(1565年)，漳州知府唐九德建议将龙溪、漳浦各割一部分成立海澄县，经福建巡抚汪道昆、巡按王宗载报请批准后，嘉靖四十五年(1566年)置海澄县。

从明代景泰年间(1450-1457年)初兴，历经170年兴盛之后，到万历年间(1573-1620年)，月港逐步衰落。其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战乱、西方殖民者东侵、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等。郑成功据守台湾后，清政府又实行残酷的“迁界”和“海禁”政策，月港的海外贸易彻底衰败，后来为新兴的厦门港所取代。

月港遗迹

漳州月港虽然早已风光不再，但是，保存至今400多年之久的文庙、城隍庙、观海寺、帆巷、晏海楼、萃贤坊等古建筑，仍可见证当年的辉煌。始建于明隆庆元年(1567年)的文庙，坐落于今月溪西面的龙海二中校园内，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主殿大成殿、前殿的两厢、后殿的崇圣阁以及庙前的泮池仍保存完好，古风犹存。经过修缮，现已成为该校的图书馆。大成殿前矗立着一尊孔子雕像，泮

池上建起两座拱桥，桥西还有一座夫子亭以及大大小小的石雕，浑然一体，相映成趣，令人流连忘返。从文庙出来，向东走50米，再沿西门桥南面的小路前行，就可以看到多处历史遗迹了。

当年的港市遗址今仍依稀可见。江岸一里多的古港口，还能见到七个古码头，并在古码头附近出土过古船的大铁铺（今存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）。在容川码头旧址，有一道石板路伸入江中，码头以东的港口桥，建于明万历年间，桥上仍可见桥墩残垣。容川码头附近的“豆巷”，是当年月港最热闹的贸易集市。百余公尺的笔直巷道上，街容店貌仍作为古迹按原样保存。豆巷内有供奉关帝公的“武圣殿”。在港口的东端，有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六角柱形四层古军事建筑—晏海楼。为加强对海盗的监视侦察，知县瞿寅于万历八至十一年间（1580-1583年），在县城东北角上始建一座两层的瞭望台，“以障海口东北之虚”，寄寓“波平海晏”的愿望，取名晏海楼。楼的底层设有枪眼多处，并辟一条暗道直通县衙（今党校食堂）。这样，晏海楼瞭望台与周围九都堡、溪尾铕城、大泥铕城、镇远楼等互为犄角，互相呼应，形成一个较完整的防御系统。

从晏海楼出来，不远就是月港公园，内有一尊锈迹斑斑的明代大炮，还有几块石碑，从后门出去，就到了中山路，一眼可以望见萃贤坊。晏海楼作为明代月港（今海澄镇）兴衰的象征，吸引着不少当时的文人墨客，登楼怀古，赋诗酬唱。登上四楼，凭栏远眺，壮丽山河，尽收眼底。明著名诗人张燮（明万历甲午举人）有诗为证：

飞盖移樽逐胜游，凉生衣带已深秋。
月明倒映江如月，楼尽遥连蜃作楼。
埤垵风前横短笛，烟波天外有归舟。
凭栏转觉机心息，安稳平沙卧白鸥。

——《登晏海楼》（清乾隆《龙溪县志》卷22）

回忆历史，典藏岁月。月港虽然衰落了，但几经风雨，留存至今的晏海楼、观海寺、文庙、城隍庙、萃贤坊等遗址仍是古月港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，也是探寻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。

古道新程，继往开来。漳州、龙海市委市政府正着力打好“海丝月港”牌，传承与弘扬月港海丝文化。利用“月港海丝”参与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建设的有利契机，推进当地经济和文化双赢发展。

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桨声跨越时空，在新世纪奏响“一带一路”交响曲的浩荡潮流中，乘势而上，顺势而为，“外接海潮，内接山涧，港水萦绕如新月，月色晶莹照港湾”的美丽繁华的新月港，即将成为屹立在东南海岸的一颗璀璨的“海上明珠”。

江智猛，福建省民俗学会副会长、龙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、龙海市海丝文化研究会会长